

蒋介石 亲信爱将

WANG YAO WU CHUAN QI

温相著

王耀武传奇

建国后有一次，当被问及在众多的国民党黄埔系高级将领中哪几位指挥才能比较出色时，粟裕脱口而出：“就是杜聿明和王耀武。”

当王耀武经过特赦给放出来后，有人问他除了亲人最想见以外，还有谁此刻能让他想起来，王耀武沉吟片刻说：“粟裕。”

真正意义上的对手往往也是知己。

蒋介石亲信爱将 王耀武传奇

温 相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蒋介石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 / 温相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126-1493-2

I. ①王… II. ①温… III. ①王耀武 (1904~1968) — 传记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9003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X230 毫米 1/16

印 张: 30.25

字 数: 515 千字

印 数: 100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1493-2/K · 830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别梦依稀 父爱如山（代序）.....	iii
楔 子.....	ix
第一章 投身黄埔	1
1. 王耀武的小名叫“骡子”	1
2. “让”的哲学	4
3. 绑匪来了	6
4. 阴国人	13
5. “天津混混”	16
6. 混迹上海滩	17
7. 改名王耀武	24
8. 巧识王文彦	27
9. “有心人”——何应钦	33
10. 初露头角	36
11. 东征	40
12. 马前卒	43
13. 王耀武办案	49
14. 兄弟重逢	55
15. 王耀武“请客”	58
16. 恶鬼登门	62
第二章 同室操戈	72
1. 收留赵铁夫	72
2. “军旗事件”	74
3. 黄雀在后	78
4. 单刀赴会	81

目录

contents

5. 江西老表熊式辉	90
6. 宜黄生死劫	93
7. “俊才、俊才”	97
8. “主任好”	101
9. 副旅长侯龙安	104
10. 王耀武看病	108
11. 血战谭家桥	113
12. 较量	117
13. 调查课在行动	122
14. 读《明史》	124
15. 一石三鸟	128

第三章 抗战军兴

138

1. 胡宗南摆酒	138
2. “无期徒刑”	144
3. “钦差大臣”	154
4. 子午谷救驾	164
5. 在庐山	179
6. 罗店处女战	189

第四章 明争暗斗

206

1. 喋血石头城	206
2. 强攻三义寨	224
3. 弄权	236
4. 陈、戴争锋	268
5. 连环套	301

6. 大捷雪峰山	317
第五章 衣锦还乡	328
1. “荣归”	328
2. 道中道	345
3. 搅局	365
第六章 兵临城下	385
1. 转折点	385
2. 分肥	397
3. 蒋太子驾到	408
4. 崩溃	433
尾 声	466
主要参考资料	469
一、文献史料	469
二、回忆口述	469
三、报刊杂志	469
四、著述	470
其他	471
后 记	472

第一章

投身黄埔

1. 王耀武的小名叫“骡子”

名字的历程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但是—部民俗史，也是一部政治史。王耀武—生分别有三个名字：王哲让、王耀武、王俊才，也是他三个不同历史阶段人生历程的最好好折射……

西方人认为名字就是个符号或者代号。这种说法用在中国人身上不合适，用在政治人物身上更不合适。中国人自古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这个名字那是万万马虎不得的。元曲的《高祖还乡》中有这么—句道白：“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摔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可谓—针见血。因此，名字的历程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但是—部民俗史，也是一部政治史。本书的主人公王耀武—生中的三个名字也是他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最好折射。

王耀武有哪三个名字呢？分别是王哲让、王耀武、王俊才。自然，他还有个—小名，叫“骡子”。

农村为了养活孩子图个顺当，经常给小孩起个贱名，什么“狗子”啊、“驴蛋”啊等等的。按说王耀武的“骡子”也该是这么—个来路，但偏偏还就不是。

1904年，王耀武出生在山东泰安上王庄的—个普通农民家里，王耀武的老爹和大哥很早就去世了，留在孤儿寡母的，生活非常艰苦。农家子弟想要熬出点动静来，要么能做点买卖，要么读书精明。可王耀武这两点都不占，就是庄稼地的农活他也不灵。左邻右舍的人有时候就开玩笑说：“这孩子愣就是‘骡子’。”什么叫“骡子”，那就是非驴非马的意思，也就是既做不成农民，也当不了城里人。

王耀武的老娘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听了这样的话心里的难受可想而知。然而，这个“骡子”的小名竟是不胫而走，就是王耀武后来衣锦还乡时，家乡人还有叫他骡子的。

说起王耀武的老娘，那还真不是一般“战士”。国民党阵营中有几个政治人物的老娘那都是响当当的，在历史上是留过一两段痕迹的。比如蒋介石的老娘，比如王耀武的老娘，比如沈醉等人的老娘。背景当然都是守寡以后的故事。

孩子行不行，关键在妈。古人说“相夫教子”也就是这个道理。王耀武小时候淘气，上树摘邻居家的果实，给邻居追着打，王耀武他妈看到了，就拦住王耀武，冲着追着孩子打的邻居说：“你就让你大爷打两下出出气不行吗？跑什么跑啊！”就这一句话，邻居也不好意思了，呵呵干笑着。

有一年，王耀武的外祖父病了，病得很重。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最后由王耀武的外祖父的一位当家的堂兄也就是族长请来一个郎中给看病，左看右看，搞了半个月，外祖父的高烧就是下不去。王耀武的老娘就觉得不对劲，要换个大夫给瞧瞧，可头一个大夫那是族中的长辈，而且是有势力的族长给请来的，如果生掰的话，必然伤了和气，以后族长难免不找他们家麻烦。怎么办呢？王耀武的老娘暗地里托人请了另外一位郎中，半夜里偷偷地上门给号脉，开药。白天族长请的那位大夫开的药照样抓，照样熬，就是不吃，暗地里倒掉。晚上请来的这位大夫开的药方，王耀武的老娘亲自去抓，亲自去熬，这样过了七天，王耀武的外祖父大便也通了，高烧也退了，人硬是闯了这道鬼门关。王耀武老娘的这份心计和胆魄对王耀武的影响应该说是毕生的。

王耀武有个本家大爷，叫王德发。山东人特尊重武松，武松行二，所以见到牛气一些的人，大家喜欢叫他“二爷”。王德发在村子里就有“二爷”的称呼，人称“德二爷”。德二爷有最牛的两样本事，就连村长、乡长都服他。王德发的两样本事是要大刀和下绊子。特别是下绊子，俗称“使坏”，王德发不是对乡亲们使坏，而是对那些经常欺男霸女、横行乡里的人使点小坏。大坏不敢使，毕竟人家有势力摆在那里。不过，使小坏也曾经除过一条恶霸。

恶霸的名字叫王秀虎，别说在上王庄了，就是在泰安城里，这老小子也是挂一号的。王秀虎家里开着面铺，经营挂面，还有个油坊，另外还放印子钱。王秀虎这人太恶了，间接害死过好几个人，只是因为他手上从不直接沾血，加上泰安城里有后台，所以，村里人虽然恨之人骨可又无可奈何。

说来也是该着这老小子命绝，碰上了王德发，更主要的是碰上了姜桂题。姜桂题早年投身捻军，是老捻子张乐行手下的悍将之一，可是后来看到张老乐（张乐行人称张老乐）不灵了，就合伙把张老乐给绑了送给清军邀功，用张乐行父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张老乐是被凌迟处死的，死前大骂姜桂题，儿子怕疼，嗷嗷喊，张老乐冲他怒吼：“你算什么爷们！”儿子这才闭嘴。姜桂题在张老乐死后连着几天都做噩梦，后来落下了个毛病：听着“老乐”这个词他就发抖。

有一年，姜桂题驻节泰安上王庄，赶上饭点带着十几个亲随找饭辙，王德发给带路，一路走着，不远处就看到一个明晃晃的大幌子，上面写着两个大字：挂面（挂麵）。

请注意了，这挂面两个字是繁体字，不是今天的简体字。姜桂题这人有个缺点，不识字，文盲一个。还有个缺点就是近视眼。他一眼看见这个“挂麵”的幌子，就不高兴了。

姜桂题骂了一声：“他奶奶的，谁敢把老子的名字挂在高处？”当时十几个亲随也懵了，不知道老爷子怎么发脾气了。王德发脑袋瓜子转的多快啊，马上就门清了。敢情姜桂题把“挂麵”看成了他自己的名字“桂题”（桂題）。王德发跟快走上前去说了一句：“报告大帅，这人可牛了，他叫王秀虎，人称王老乐，这方圆百十里没人不知道的，谁都不敢惹。”

姜桂题一听“老乐”，当时就来脾气了，他问王德发：“他为啥叫王老乐。”王德发说：“人家有钱嘛，天天行乐，还不老乐啊，再说了，大把的小老婆围着他，当爷们的谁不乐啊？”别看姜桂题做了大官，手底下几千号人，可年幼家贫，要过饭，当过乞丐，特别是有一次冬天，他扶着老娘要饭，那家人的小老婆不但不给，还放狗咬伤了姜桂题的老娘，姜桂题奉母极孝，所以，见到老娘被狗咬自然恨在心头，这件事他一直记着，尤其恨这个小老婆，也就因为这，他直到后来高官得做，也不养小老婆。今天听到这话，心头的火一下子就拱起来了，让手底下人把那个幌子给撕了。

这一下就闹开了。

姜桂题虽然是驻军头领，可今天大家伙都穿着便装，上去撕幌子，店里的伙计当然不干了，一家伙就动开了手，棍棒哪有长眼睛的，姜桂题一看这不是反了吗？马上叫人把大队人马给开来了。还把王秀虎给捆上了。

这一来也惊动了地方，管事的和头面乡绅都出来了，一说开，姜桂题脸上挂不住了。甭管什么年头，文盲也不是光荣的。但姜桂题身边的师爷不含糊啊，他给大帅找台阶下，说打墙也是动土，如今王秀虎这件事要是办成了夹生饭，以后大帅还不得留下个不识字的岔口给人家念叨

一辈子吗？再说了，领路的王德发都讲了，这王秀虎是地头蛇啊，在地面上有很多的仇人，如今把他给彻底办了，那不但不会留下文盲的话头，还能让老百姓时时刻刻念大帅的功德。那年代谁不仇富啊。

姜桂题一听直拍大腿：就这么办了。还有一层原因，王秀虎的外号王老乐的“老乐”两个字是姜桂题心中的一段隐痛，那时候带兵的人都迷信，一个“老乐”一个“挂面”，这两个同时出现不是偶然的，姜桂题觉得不拔了这根刺，他心里就犯嘀咕。所以，一挥手，王秀虎给斩了，罪名是现成的，殴打驻军，这还了得。斩了倒是斩了，不过姜桂题以后又多了一个外号，人称：姜挂面。

2. “让”的哲学

“凡事让三分，凡人敬三分”是“让”的哲学，遍布中国各个角落。王耀武首名王哲让，其家识破也为“勤、良、位、让”。

王耀武的第一个名字王哲让就是王德发给起的。这个“哲”是行辈，哲字辈的。这个“让”则是王德发最得意的一个字。王德发跑江湖、溜码头嘛，靠的是装了一肚子的“三国”，别看他念书没有念多久，说出来的话并不糙。为什么叫“让”？王德发自有一番见教。王德发说了：人这辈子最难的就是装孙子，说白了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凡事让三分，凡人敬三分。这个让，这个敬，不是跟比你强的人，而是跟比你弱，比你差的人。达官显贵，你敢不让人家吗？可贩夫走卒，你要是也能做到让，那就不含糊了。你给当官的让道，那是本分，你要是给卖菜的让道，那就是你的功夫了。

王耀武的老娘也很赞同王德发给起的这个名字，王哲让。王耀武家里的家训就是四个字：勤、良、俭、让。

让这个字不仅是祖传的道统，也是王德发跑了半辈子江湖的经验。自古以来，“让”的哲学充斥着中国的各个角落，上自庙堂，下起草泽，人们对“让”充满了复杂的感觉和感情。晋文公重耳“退避三舍”，清代大学士、父子宰相的张英的“让他三尺又何妨”，久久在历史的天际中回响。

无独有偶的是，国民党军另外一个高级将领，一度成为蒋介石的候补接班人之一的胡宗南的原名也是这个“让”字（胡宗南原名胡让）。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张太雷原名也有一个“让”，张曾让。可

见，“让”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了。

具体到王耀武的家世，也不能不让。父兄早早过世，跟着寡母过日子的王耀武兄弟早早就品尝了人生的艰难和困窘，少年时代的贫寒给王耀武一生带来了无法磨灭的印象。而母亲在这些岁月中的刚毅与挣扎更成为王耀武拼命都要出人头地的原动力。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靠的是读书。老娘紧衣缩食地供王耀武读书。王耀武拜张宝亭老学究为师启蒙。上学的头一天，老娘把王耀武找到跟前说：“孩儿啊，读书不全为了光宗耀祖，也为你将来懂得做人的道道。”

不过，王耀武的书的确读得很一般，放学以后就跟王德发到处转悠。最喜欢看的就是王德发的“驱邪”。

王德发是村子里的“能人”，举凡有了穷哥们看不起病又不能不找个辙排遣排遣时，王德发的用场就派上了。“驱邪”在今天看来是地道的迷信，但在当年却是特别的受到追捧。

毛泽东后来说过：“乡里农民，小病挺挺就过去了。大病也不一定找医生，拜个菩萨，求点香灰回来吃。你不要小看香灰，给人的精神上的支持可大啊。”

其实，“驱邪”也是这个层面上来的。

王耀武对“驱邪”本身并不是很懂，只是觉得好玩，而更主要的是每次王德发“驱邪”“胜利”归来，总要拿上别人送给他的一两只活鸡，这一两只活鸡也就往往成了王德发、王耀武爷俩的一顿美餐。

有一次，村上的一个比较富裕点的本家大哥病了，左看医生，右吃草药，都不灵，延宕了十多天，没法子就找了王德发去“驱邪”，王耀武也跟着去了。王德发先是问了问起病的缘由，家里人告诉王德发说：“老头多喝了一点酒，半夜叫嚷口渴，起来喝了缸里的水，早晨发现缸里的水里面好像有些小虫子，于是就做病了。”

王德发听明白了，然后拿出一堆家什，装模作样地比划了半天，最后递给本家大哥一小碟白色粉末状的东西让他服下，说这是“符化”的。过了一会，本家大哥开始呕吐，王德发让王耀武用小铜盆给接住呕吐物，然后拿出去，王德发倒也不避王耀武，悄悄地往小铜盆中放了点东西进去，然后自己亲自端进去给本家大哥看：“大哥，你的病估计要好了，你好好看看这里都是些什么东西？”

本家大哥和家人一道看来，铜盆中的呕吐物里零星的散布着几个细细的红色小虫子。

这之后一周内，这位本家大哥的病霍然而愈。自然少不了答谢王德发，

王耀武也得了两只活鸡，这是他平生的第一次“下海收入”。

王德发收拾活鸡有套本事。他先把鸡给吊起来，吊半个钟头的样子，然后解下来一刀斩决，刀要快，眼要准，鸡连哼唧的机会都没有。为啥要吊起来，王德发始终没说过。但这样杀掉的鸡炖起来的确是香。王德发最拿手的是红烧鸡块，放点粉皮，出锅以后那个劲儿就甭提了。王耀武这辈子最好这一口——红烧鸡块外加粉皮。有的书上说“红烧鸡炖粉皮”，其实不够准确。

王耀武的这口爱好到了后来连蒋介石都知道了，只要是蒋介石给王耀武设宴款待，必须吩咐厨房先请上等的鲁菜厨子备好这道“红烧鸡块”。发迹以后的王耀武曾经拜谒过戴季陶，亲自下厨给戴季陶做了这道“红烧鸡块”，戴季陶是四川人，南来北往、出国回流，也算是见了很多世面的人，口味自然很杂。下筷吃了一口红烧鸡块就放不下了，接连两三口，然后问王耀武的做法，王耀武只能复述把活鸡给吊起来这一模式。戴季陶摇头晃脑的想了一会说：“佐民（王耀武字佐民）老弟，你这鸡不得了啊，你想想看，人给吊起来的时候一定是胡思乱想的，虽说鸡不同于人，但毕竟也是一脉生命，想来也是各种滋味云集。我看你这鸡应该叫‘思想鸡’。”王耀武当然要恭维这位国民党内头号理论家的“伟论”了。

可当年王德发红烧鸡块时说给王耀武听的却是另外一番道理。

王耀武一边吃着鸡块，一边问王德发，因为王耀武亲眼看到王德发做了手脚了。王德发抿口小酒就咧开嘴乐了：“孩啊，天底下最难琢磨的就是人心这玩意，人心隔肚皮就是这个理儿。我这大哥的心思都在那几条虫子上，所以，吃啥药都白搭。说白了就是闹心。所以我就给他开个小玩笑，弄两三条小虫子给他解解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看到了，就踏实了。人这辈子其实活的就是这个心思。心思不对了，就都不对了。”

王耀武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王德发又说道：“你进了学，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还得多点人情世故，而这人情世故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心，你拿住了人心，那什么事干不成？我这是临时蒙事，你可要学点真本事。能拿住人心，再会装孙子，你小子这辈子就算拿下了，谁也奈何不了你！”

3. 绑匪来了

绑架案受牵连，王耀武智斗绑匪脱险。兵荒马乱，王耀武见识到土匪的肆虐，与官军的横暴。“军队”在王耀武心中形成了概念。

上王庄有个外来户，家里的男人早死了，剩下一个寡妇与两个儿子。老大叫吴化东，老二叫吴化成。其中老二吴化成跟王耀武一起在张宝亭的私塾里念书，算是同学。吴化成比王耀武小几个月，平常跟王耀武玩的特别好。而吴家的情景跟王家差不多，都是寡母带着两个儿子，所以，两家处得不错。

但跟着麻烦就来了，吴化成的老娘也是人们俗称的吴嫂，三十岁出头的光景，人还有些颜色。给庄上的地主王体乾当老妈子。早些年间一些大户人家的老妈子、丫鬟、奶妈，其实都是主人手中的玩物。小说《子夜》大家都看过吧，吴荪甫一来脾气先把老妈子给干了，说起来这吴荪甫还不是一般的土财主可比。

王体乾这孙子比起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王秀虎更邪乎。家里开着当铺呢。开典当行的从古至今，有泛泛之辈吗？没有啊。王耀武进过王体乾家的当铺，站在高高的柜台下就多说了一句：“这是新袄子，没穿过的。”柜台里面就飞出一句话来：“当不当？不当滚蛋，多什么嘴？”

按说王体乾搞了吴嫂，你多少意思点也行啊，卖身那是没法子的事，可这老孙子忒不是东西，不但不多给加钱，还变着花样折磨吴嫂。更令人生气的是王体乾的小儿子还经常欺负吴化成，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吴化成有时候受了委屈就跟王耀武嘟囔，王耀武一孩子能说啥啊？可心里真憋气。王耀武等王德发闲下来时跟他说了吴化成家里的事，在少年王耀武心目中，他这位二大爷是个无事不能的大能人。可大能人听了这件事以后，闷了半天没说话。王体乾是谁，王德发太清楚了，这是县里头面人物见了都要恭敬、客气的豪绅。他一个小小的走江湖耍把式的人能奈人何？“挂麵”那种事哪儿能说碰上就碰上呢？

王德发束手无策，吴化成的哥哥吴化东可等不及了。一个大小伙子不能眼见自己的亲人随便给王八蛋们欺负。吴化东在铁匠铺帮工，结交了一些行踪诡秘的老客，他们经常来钉马掌，一来二去的就熟了。吴化东估计这些人可能是“走水”的（走水就是流匪的意思）。有一天，他就把话透了透，说者有心，听者更有意。还真让吴化东给猜对了。来这里钉马掌的这几个人的确是一帮“走水”的过路绑匪。

这批走水的绑匪一直都很饿，找不到“口”，偏巧碰上了吴化东报仇心切，这等于出门给钱包缚了一大马趴，哪儿有不高兴的道理。匪首吩咐了，按照吴化东指定的地点，把王体乾的儿子给绑了，然后跟王体乾要10万元，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连带着把吴化东也给收拾了，不给这里任何人留下任何可靠的印记。

王体乾的小儿子上学平素都是吴化成陪着，没想到这两天吴化成闹病了，就给改成了王耀武陪着。绑匪遇到王体乾的儿子时一看身边还有别人，二话不说，一道捆了。王体乾家里找不到儿子，火上房一样。那边王耀武的老娘看不见儿子回来，差点没晕死过去。像王体乾这种人，本身就通黑白两道，泰安附近的绑匪是不会轻易找茬的，因为王体乾对他们不薄。老家伙坐下来一琢磨，这一准儿是过路的干的。但他又有点想不明白，既然都知道王体乾的大号，绑匪应该也知道王家的力度不是？眼下是没说的，立马备钱，同时暗地里把山后的两个拜把子匪首找来，请他们给打探一下，这到底是谁做下的“买卖”，黑道上的事情还得由黑道解决。按说王体乾跟官府的关系那么铁，为啥不请官面上的人来解决呢？道理也是明摆着的——官比匪黑。

就拿剿匪来说，一旦得信说某地有匪患，这在官府看来那就是捞银子的好机会。派上一两百人，县里、乡里、村里三处都要好吃好喝好玩好用好女人招待着，临走还要拿上好钱好酒好牲口，谁要是稍有含糊，那就立马扣上“通匪”的罪名。所以，官军剿匪，狗跳鸡飞。王体乾是大户，虽然这些钱未必都出自他的门下，可这些如狼似虎的官军是黑眼珠见不得白银子的，万一有个差池，王体乾绝对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宁可把钱花在黑道上。

被绑上山来的王耀武以及王体乾的儿子被分别关在两个小山洞里。王体乾的宝贝儿子平常养尊处优，哪儿遭这种罪去？当时就晕菜了。王耀武眼睛给蒙住了，可心眼转起来没问题。他上学晚，九岁开始读私塾，这一年他才十三岁。

呆了一会，等着有人动静了，王耀武猛地喊了一嗓子：“给我上点清传子，渴了！”

就王耀武这一嗓门，蒙在眼睛上的黑布就给扯下去了。“上清传子”这是句黑话。也就是上茶的意思。古往今来，一些高危行业往往有着它独立的言行。比如我们在江边船上吃鱼，一边吃光了，要吃另一面，你不能说“翻过来”，因为行船的人最忌讳这个“翻”字，所以，你要说“划过来”。同样的道理，黑道上经常血雨腥风，土匪们干的是掉脑袋的勾当，禁忌自然更多了。他们最忌讳的是“饭”和“茶”这两个字，饭同犯，茶同查，因而，吃饭叫“上传子”，喝茶叫“上清传子”。这是山东地面上的一些土匪的讲究。你要是说漏了嘴，他们能马上跟你翻脸。

可这些行话也仅限于他们土匪之间的传递，冷不防被绑来的半大孩子居然也能冒出来这句话，就让绑匪们大吃一惊。这批绑匪是过路的，

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他们干这单子的买卖也是准备快进快去，拿到钱就立马走人，不能久留，更不想因此惹动这一地面上的各路土匪。如今听到孩子的“黑话”，不免有些犯嘀咕。“走水”的土匪当家的叫“一把刀”，次一级的叫“二把刀”。这时候，绑匪群中的“二把刀”说话了：“这是哪家儿的娃？”绑匪就告诉他说跟着王体乾那儿子在一起的，所以，也就按照规矩必须给绑过来了，不清楚是谁家的孩子。

“二把刀”就问王耀武：“你跟谁学的这句话？”

王耀武小脑袋瓜一扬说：“跟我二大爷学的。”

“你二大爷谁啊？”

王耀武顿了顿，火候到了，大声的回答说：“说起我二大爷来，那还真是个人物，先给我来口清传子，润润嗓子再说。”

“二把刀”示意给王耀武喝口水。喝完了水的王耀武接着说：“我二大爷的大刀本事是祖传的，打我二爷爷那辈就有了，我二爷爷当年用‘跑水报’的‘神马’救过‘铁裤裆’一条命，王铁汉单骑退追兵，谁不知道啊？王铁汉就是我二爷爷，王德发是我二大爷，你们扫听扫听去！”

“二把刀”听到这儿，马上招呼手下绑匪：“把大哥赶紧喊来！”

不一会功夫，“一把刀”来了。“二把刀”让王耀武重复一遍刚才的话，王耀武脑袋一拨楞：“好话不说二遍。”

“二把刀”说：“行，你小子。”他就把王耀武刚才说的话给“一把刀”重复了一下，“一把刀”听完，眉毛马上立起来了，紧走几步到王耀武跟前：“小兄弟，你说你二爷爷叫王铁汉？救过‘铁裤裆’？你可知道‘铁裤裆’叫什么姓什么吗？”

王耀武想了一下说：“铁裤裆大名咱不知道，就知道人家都叫他唐二虎，为啥叫他唐二虎，因为我二大爷说了，他有两个儿子，虎里虎气的。”

“一把刀”听到这里，更急了：“你二爷爷还在吗？”

王耀武说：“我二爷爷早就升天了，我二大爷还在，他老身板结实呢。”

“一把刀”一挥手，让底下人给王耀武松绑，这下子下面人也懵了。

王耀武这人一给解下来，小嘴吧唧得更快了：“我二大爷说了，唐二虎不光有‘铁裤裆’这一绝招，还有练‘斤镖’这绝招呢，人称外号‘斤镖唐’。”

后面这句话刚说完，“一把刀”喊了一声：上酒来！

端上了一杯酒，“一把刀”、“二把刀”端着酒杯敬起了王耀武：“小兄弟，我们哥俩敬你一杯，喝完再说。”

这回轮到王耀武蒙了。

为什么“一把刀”、“二把刀”两个绑匪头子忽然对王耀武敬起酒来

了呢？这里面有段往事要说一说。

王耀武转述王德发口中的“唐二虎”那是王德发老爹王铁汉当年在河南走码头时结识下的好朋友之一。唐二虎是镖局的人，力气很大，尤其是练斤镖有一套章法，行里都服他。我们经常说到“金镖黄三太”、“金镖黄天霸”等等的传说，其实那都不够准确，因为首先就没有人用金子打造镖的，一只镖少说也有一斤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更别说飞了。其次，金镖是斤镖的讹传。镖局的人都知道，天底下只有练斤镖的，没听说飞金镖的。

有一年，唐二虎得罪了官府，官府要拿他站笼子。什么叫站笼子？说白了就是绞死，但比绞死更遭罪，在抽砖之前，一般牛一点的江洋大盗也都面无人色了。清朝对付盗匪最狠的两招，一招是站笼子，这是公刑，也就是公开处理的，在刑法范围之内的，还有一种私刑，最残忍，俗名叫做“刺马眼”，什么叫“刺马眼”呢？就是用猪鬃扎男性的尿道口，一旦扎进去，这人不死也残废了。别看唐二虎外号“铁裤裆”，要是给用上“刺马眼”这招，什么裤裆都破了。

官府围捕唐二虎的消息给当时在河南办事的王铁汉知道了，王铁汉当夜就用“跑水报”的马给唐二虎送信。“跑水报”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河南洛阳有个万金潭，这是通黄河的，这个潭子里的水要是看涨的话，那么黄河的水也要涨起来了。遇到万金潭涨水时，就用快马疾驰到开封报信，这就叫“跑水报”，用来跑水报的马都是上等的纯种马，从来不“眼岔”（眼岔指的是在马行走中，遇到可能遇惊的事而不惊跑、惊乱）但跑水报最伤马，再好的马跑过水报也活不久。^①王铁汉胯下的那匹“玉顶西凉驹”是有名的，跑过水报但还非常硬实，平常那是双料伺候着。用这四马来给唐二虎报信，那真是恩情到家了。

王铁汉放跑了唐二虎，官府那边很快也知道了，派人打马来追，王铁汉的马给了唐二虎，自己骑了另外一匹“菊花青”，脚力明显不如跑水报的那匹神马了。眼看着官府的人要追上来了，王铁汉不含糊啊，他蒙半边脸，手里托着毛瑟快枪。余光一瞄，后面是四个追兵。王铁汉一扬手，枪就响了，六连发。后面的追兵一下子就听明白了，河南巡防营手里最硬的家伙当时也就是五响快枪，这会儿他们听到六连发的动静，立刻带住缰绳，不追了。要不王德发怎么总跟王耀武说“让”呢？这是他老爹王铁汉传下来的，当时王铁汉要是回身开枪，别说四个追兵，就是

^① 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第18、2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八个也给撂倒了，但事情也就大发了，打死官府的人，是死罪啊。王铁汉是救人，不是杀人，所以，他亮了亮枪，也让后面的弟兄们明白明白，巡防营的五响连发快枪在眼前是不好使的。这样一来，大家都有面子了，追兵回去可以说遇到硬家伙了，不好追，他这边不伤一个人，自己还跑了。要不怎么说“让”是哲学呢。实际上王铁汉这么做，也是当时相当一批行走江湖刀尖上舔血的人们惯用的急中生智的手法之一，比如国民党的御用文人陶希圣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过类似的情节。^①

不过，到底是惊了官府，王铁汉从河南夏邑走回曹州，然后奔了泰安，河南地界以后再也不便去了，自己也更名为王厚起。可唐二虎到死还记得这位救命恩人，后来他死前跟两个儿子交待了：“务必找到你王铁汉王大爷，一定要报这个恩，否则你们哥俩将来不要到地下见我。”唐家哥俩倒是没少打听，可人家王铁汉都改了名，换了地界，到哪儿找去啊？要不是今天王耀武抽冷子说出来，那真是无处可寻了。

王德发教王耀武练大刀时没少跟他说王铁汉的那些事，王耀武脑瓜聪明，还有心，也就记住了。给绑匪绑上山以后，王耀武本意是说出王铁汉、王德发给自己壮壮胆子，也就是拉大旗作虎皮，没想到竟然眼前的两位绑匪头子连起了一段渊源。

“一把刀”和“二把刀”给王耀武饱餐一顿，安排他睡一会。哥俩就商量开了。很明显，这小孩不但不能动，而且还要完好无缺地给王德发送回去，这报恩是起码的。可贼不走空，这也是祖训啊。两个匪首考虑的是起码要把王耀武留在山上过一段，直到他们拿到王家的赎金为止。可是，眼下发生的另外一幕情形让匪首多少改了主意。他们给王耀武摆吃的时候，上了一碗鸡，王耀武撕下一个大腿搁在一边，始终没有动。“一把刀”就问王耀武：“你小子怎么不吃这鸡腿？”王耀武说：“俺吃了这么好的饭菜，俺娘还没吃到，俺留下个鸡腿带给俺娘吃，坏山里的规矩不？”“一把刀”、“二把刀”相视了一阵。绑匪虽然丑恶，可毕竟也是人，也有残存的那么一点人性，或可说这种残存的东西在这一刻被王耀武的这番话给勾了起来。哥俩决定先放王耀武下山。但这种放可不是放羊的放，那是带着任务的。“一把刀”吩咐把王体乾的儿子的小手指头剁下来一根包好交给王耀武带回去，意思很明确，“走水”的贼是没有耐心的。

“一把刀”的盘算并非真的是给王德发报恩，王耀武拿着王体乾家的小少爷的手指头回去也不是什么好事。以王体乾这些人的为富不仁和凶

^① 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第20、2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